

序 言

人生多么无常，但无常于我而言并非是一种悲观，而是不断地充满惊喜。当我们不执著于过往所谓的悲苦，那么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全新的。

有人可能会奇怪，我一个汉人，怎么会有称作“活佛”的孩子？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也许，所有的不可思议，只能归结于神秘的缘分吧。将两个原本看起来毫无关系的人牵扯到了一起，恐怕连最先进的计算机也不能测算出我与这些孩子之间丝丝缕缕的情分，是源于多少世以来的瓜葛。在我们没有获得证悟之前，我们只能将这一切归结为所谓的命运。但是通过修行，我们了悟到：在茫茫人海中，任何两个人的遇见，都是生生世世的轮回中，种下的因，结出的果。

第一次见到仙彭达瓦活佛，是在青海果洛州达日县的狮龙宫殿寄宿制学校。在那里读书的孩子多半是孤儿。达

走着走着就遇见了

Come across you on my way

瓦活佛那时尚小，因着特殊的缘分在那所学校上学，随后又辗转到左钦五明佛学院学习、修行。

几年后，达瓦活佛到北京求学，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了。他很亲切地叫了我一声“妈妈”。那一声妈妈，那一个温暖的笑容，把我的心瞬间融化了。让我深信他实实在在就是我的孩子，我们曾经有过某种约定，在某一世，以这样的方式相见。我突然想起更桑坚参尊者在我到达学校的第一天对我说过的一段话：“你永远都是这些孩子们的母亲，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他们生生世世都是你的孩子，这是你们之间的约定。”

更桑坚参尊者是藏地有名的大堪布，以他甚深的修行，他这样说一定是有因缘与出处的。虽然我自己已经不曾记得，可是想想，我们在几年前所说的很多话都会忘记，何况是在很多世以前说过的话。但是难道忘记就能否认自己说过吗？另外，我们自己不记得的事，不代表别人也不记得。

出生在江南水乡的我，自小离家，在俗世中四处漂泊，历经人生的各种跌宕起伏。我不知这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出家，另一种意义上的修行。但是，不管如何解释，我们两个终究走到了一起，并且成为一对精神意义上

的母子与师徒。

我相信宇宙中有一种更高的力量，记录了我们漫长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否则，生命中不会有那么多的巧合。何况，还是这么美好的遇见与约定。

我与达瓦活佛从一开始能够用汉语简单地交流，到慢慢地进入正常地交流，到最后能够十分流畅地交流，这期间经历了足足三年的时光。

2016年8月，仙彭达瓦活佛的正式坐床大典在狮龙宫殿举行，近百位活佛与堪布及几千藏民从各地赶去参加这个盛典。我也从北京飞到遥远的青海果洛州，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看到年轻的达瓦活佛坐在威严的法座上，听到法王如意宝的四大弟子之一、更桑坚参尊者宣布：仙彭达瓦活佛为格萨尔王之弟“拉郭奔勒”的转世。拉郭奔勒是格萨尔王最得力的十三大弟子之一。他在世时英勇善战，戎马一生，多立战功，声名显赫，在卡岭之战中以身殉国。今世，拉郭奔勒转世仙彭达瓦乘愿而来，将要在格萨尔王曾经驻扎的狮龙宫殿建立起一座令世人瞩目的佛学院，为这个世界培养、输送更多悲智双修的出家人和在家人。

如今，达瓦活佛已经可以用流畅的汉语给大家讲法。每次见面，我也会与达瓦活佛交流一些佛法方面的知识或

走着走着就遇见了

Come across you on my way

修行方面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时候，我喜欢听达瓦活佛给我讲故事，特别是他们家族的故事。

既然命运做了这样安排，让我与达瓦活佛之间发生这样的交集，那么就让我以最谦卑的心，写下这其中的点点滴滴。他的每一个真知灼见，如同辽阔高原上漫山遍野的小花，正是那一朵朵细碎的小花，成就了一块令人神往的圣地。也许，这点滴，正是我们在寻寻觅觅的修行道路上的收获与见证。我虔诚地弯下腰，乃至跪拜下来，捡拾起这一路的风景，并分享给有缘的你。



沈思源，当代作家，行者。对各类宗教、哲学、神秘主义和灵性话题抱有浓厚兴趣，擅长透过文字洞悉人性，通过写作直抵生命本质。

第一卷

种如是因，
结如是果。
冥冥
中的安排，
总有一个因
缘存在。

第一章 母亲的一生

我的妈妈在嫁给我爸爸之前，与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跟那个男人结婚的时候，我父亲才十岁。他看着我妈妈嫁给了那个男人，看着她一次又一次怀孕。也不知道为什么，头两胎怀的都是双胞胎，但是都还没有等到生下来，胎儿就死了。也就是说，我妈妈在生下我第一个异父同母的大哥时，前面已经失去了四个孩子。可想而知，当大哥降临，全家有多么开心。他们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仁增昂德”。正如他的名字那样，他从小就拥有非凡的智慧。好像上天要把我妈妈曾经失去的四个孩子身上的全部优点都集中到这个孩子的身上。只是这个孩子从小就非常古怪。相比与活人相处，他更愿意跟死人在一起。这也许是从那四个孩子身上带来的。

仁增昂德不太喜欢见人，总喜欢一个人呆着。等稍稍

走着走着就遇见了

Come across you on my way

长大一点，若是家里来了生人，他就一个人往天葬场跑。一个人盘腿坐在那里，有时他甚至会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把别人家扔在那里的死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然后他会把自己观想成一个死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有时一坐就是一天。妈妈为这事又心疼，又着急。当好言相劝也无济于事时，妈妈也曾对仁增昂德咆哮过，可是咆哮也不管用。无论妈妈如何咆哮，仁增昂德仍然以绝对的禅定独自坐在那里。直到天黑了，感觉家里的客人都已散去，他才一个人神情宁静地回到家中。

妈妈曾耐心地问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小小的他十分沉稳地回答道：“因为死人比活人安全。活人整天想着算计，私心杂念太多，死人却没有什么想法。死人身上所有的业障都随着灵魂的离开而离开了。不像活人，有的人心是黑的，而有的人走到一起就会搬弄是非。我穿上死人的衣服，是因为我知有一天我也会死去。”

妈妈开始担心她的这个孩子活不长久。她总隐隐觉得，她会很快失去这个孩子。后来她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儿。之后母亲才觉得稍稍心安。谁知没过多久，她的男人却去世了。母亲就成了一个寡妇。

那一年，母亲三十二岁，我的父亲刚满二十岁。三年

后，父亲娶了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后来母亲又生下了我的三哥、我、我的弟弟。

妈妈虽然不是出家人，但是一生基本上都是在修行中度过。只不过她的修行是在红尘中。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记得在我小时，无论家里多穷，无论是路过的陌生人需要歇脚，还是有远方的客人来，她都会拿出家里仅有或最好的东西来招待客人。哪家有困难，她也总是积极地去帮忙。无论去哪里，如果看到一个可怜人，妈妈就会把这个人带回家。父亲对这种事情虽然不十分支持，但也从不反对。有时她去集市上买东西，在途中遇到了没吃没喝的人，她就会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甚至穿暖和了，才让他们离开。只要妈妈在家，很多周边的人都会来我们家吃饭，我们家每天都有很多人。

当孩子们一个一个想出家，母亲从不反对，并且十分欢喜。平常的日子里，她总是在持咒，每天都坚持磕几百个头。有人说，她最初的几个孩子在中途流产而没有生下来，可能跟她在怀孕的时候每天做大礼拜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妈妈说，孩子不是来讨债的，就是来还债的。那几个没有降临的孩子，可能就是此生来了缘的。妈妈将磕头和念经的功德都回向给了他们，希望他们投

走着走着就遇见了

Come across you on my way

生到更好的地方去。

如果我妈妈怀上的孩子都能生下来并能活着的话，一共有十个孩子。现在，已经有六个都到了另一个世界。但直到妈妈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抱怨过命运对她的不公平。

妈妈后来得了一种叫“肝包虫”的病，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患，常常会剧烈疼痛。如果不是我强烈地坚持，妈妈并不打算到医院去治疗。她认为这种病是她前世作恶的果报。所以病痛期间，她一直在持咒、念经，并回向给她前世的冤亲债主。

我虽然学佛，但我也相信科学。我觉得除了佛法的因果，除了念经磕头，我们也要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来协助治愈疾病。于是在妈妈六十岁那年，我说服妈妈去西宁的大医院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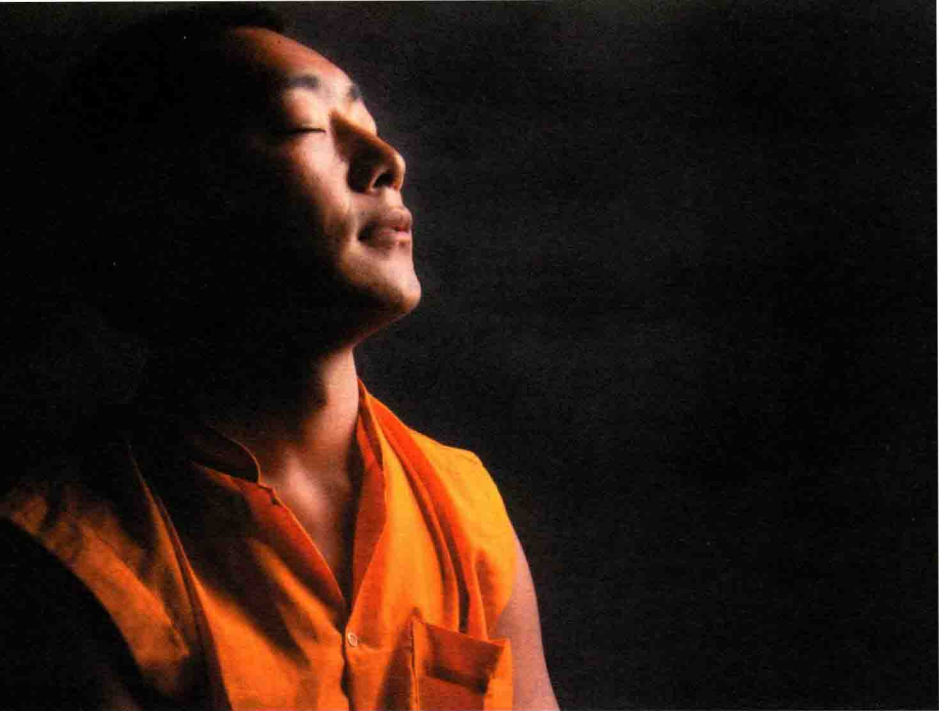
那年我才十七岁。因为父亲要在家里料理事务，我独自陪妈妈去西宁治病。

我们家离玉树有一百多公里，从玉树坐车到西宁还有八百多公里。我们必须先坐上从家乡开往玉树的车，然后再从玉树转车去西宁。

那时妈妈已经病得无法行走，我必须背着妈妈上车下车。到了车上，给妈妈找位置躺下，我自己就站着。我从家乡站到玉树，又从玉树站到西宁。

到了西宁，我甚至分不清东南西北。那时我几乎也不会讲普通话。只好在车站旁边找了一个廉价的旅馆先住下来，然后才去打听医院。由于我不会说普通话，我甚至也不会打车。一个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孩子来到一个大城市，一种孤苦无依的恐惧感如一张大网一样地笼罩着我。但是为了救治妈妈，我硬着头皮告诉自己，要坚持住，寻找突破。后来我找了一辆三轮车，这位三轮车夫会说藏语，我把妈妈抱上三轮车，告诉他我们要去一个大的医院，要给我妈妈治病。那个车夫就骑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车，把我们拉到了西宁市的一家省级医院。

医院里的医生也都是说汉语的，我们沟通起来非常吃力。但我还是大概明白了医生的意思。在看了我妈妈的情况后，医生说住院吧，并且告诉我们要进行手术。我问要交多少钱？医生告诉我，先交一千五百块钱押金，其他费用手术后再算。我想想，兜里的钱还够。甚至暗自庆幸，真是菩萨保佑，交完医院的费用，上天居然还给我们留了三百，可以让我们回家。我从家乡出来时，父亲给了我两千块钱，那几乎是我们家全部的积蓄。除去在路上的开



支，那时我的身上还剩下一千八百块钱。

谁知道那仅仅只是开始。第三天，医院给我母亲做了手术，然后就不停地催促我交各种费用，我却不能理解，说当时不是讲好一千五百元吗？而且我也只有这么多钱，他们看跟我解释不通，最后只能从其他的病房找来一位病人的亲戚，是一个藏族人，用藏语跟我沟通。

那时我也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我无法跟父亲取得联系。我一天一天地盼，盼着有什么奇迹可以出现。

后来舅舅来了，他替妈妈交了所有的治疗费。我想，

一定是舅舅通过神通感应到了，所以才会及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妈妈病愈出院了，医院告诉妈妈，给她身上植入的那个东西只有一年的药效。一年后，要妈妈再回到医院，更换那个东西。妈妈说，知道了。

我们一起回到了石渠的家。妈妈毫无痛苦地生活了一年，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那一年，妈妈都在念经。一年到了，我提醒妈妈要更换体内植入的那个东西。妈妈说，其实换不换都一样。她很快就要走了。

但是我们不信，也不愿相信。我们还是将妈妈按着医生指定的时间送到西宁的那家医院。那一次，我去了，姐姐去了，后来舅舅也去了。医院里，妈妈依然在一刻不停地念经。间歇， she 会把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和珠子一件件地分送给大家。我分到了一串妈妈念了四十多年的牦牛骨珠子，一颗会随着天气变化而呈现不同颜色的宝珠，还有我表哥穆日活佛前世的一小块头盖骨。

当妈妈分完这些东西，对我们说，现在让我安静地睡一会吧。过了好久我姐姐才反应过来，妈妈可能走了。她先是轻轻地叫唤：“妈妈，妈妈！”见妈妈毫无反应，她

走着走着就遇见了

Come across you on my way

就去摇晃妈妈的身体，发现妈妈真的走了，姐姐就大哭起来。我见姐姐哭了，我的脑袋突然一片空白，随后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先前在佛法中学到的，关于人在临终后亲人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仿佛全忘了。

直到舅舅听到我们的哭声，从外面走进来，然后站在妈妈的一侧，给妈妈默默祈祷，我们才渐渐安静下来。

后来舅舅才开口说，妈妈走得很平静。这样很好。当我们决定把妈妈的遗体从医院接回我们的老家石渠时，在医院的门口遇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我们竟然遇到了藏地最有名的大成就者夏珠秋阳仁波切，他经过我妈妈的身边时停了下来，然后为我妈妈念了经，做了超度。

在我们藏地有个说法，一个人死后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跟她最有缘的人。我妈妈在往生后遇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藏地赫赫有名的夏珠秋阳尊者，这证实了我妈妈有很深的佛缘与善缘。

妈妈天葬的那天，我很早就到了天葬场。我看着天葬师用刀子拉开我妈妈的身体，当召唤神鹰的海螺声响起，一群神鹰从天而降，大概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她的身体就被吃得一干二净。在我们当地，这是非常吉祥的。这说明我妈妈在人世的罪业很轻，并且她将很快重生。

第二章 姥姥和她的六字真言

如今，我们家族中在世的长者，年纪最大的，要数我姥姥了。我姥姥本人就是一个巨大的传奇。身为藏地王族的后裔，姥姥的家族在当地有很大的威望。

后来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姥姥变得像所有普通的藏族女性那样，成为一位牧民。但是直到今天，姥姥的身上还存在着一种贵族的气质，令人见到之后都会对她肃然起敬。

姥姥一生生了十几个孩子，现在还剩下六个。她在五十七岁那年，还生了我的舅舅单珍活佛。在我们藏地，五十多岁的妇女生孩子并不稀奇，但是能在一百岁还健康地活着，却并不多。现在，我姥姥是整个太阳部落扎溪卡年龄最大的老人之一。

走着走着就遇见了

Come across you on my way

有人说，是我的活佛舅舅一直在保佑着她。这么说，也不无道理。我姥姥生我舅舅前，也有肝包虫病，肚子很大，但是生完我舅舅后，姥姥的肝包虫病就消失了。并且从那以后，身体越来越好。

自从舅舅入住格龙寺后，也将姥姥接到了寺院。姥姥每天都在寺院里念经，绕塔，磕头。虽然如今已一百零三岁高龄，但是看起来还十分健康。在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里，除了睡觉，她要么抬头仰望着天空，要么低头默视着大地，或者喃喃自语地念着六字真言。她喜欢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有时她会离开舅舅所在的寺院，在旷野中搭一个帐篷，整个夏天的大多数日子里，她就生活在那里。她对物质的欲望很低，一点点糌粑就足以维持她的一天。仿佛她身体的能量不仅仅来源于食物，更来源于天地以及她一生所信仰的诸佛菩萨与神灵。就在自然中，背对着太阳，面朝着大地，将自己的身体臣服下来，也将自己的心臣服下来。

在几年前，我常常会听姥姥说一句话：人活着时候的苦，都不叫什么苦。死了之后的苦，那才是真正的苦。

如今，姥姥很少说话。有时我也会想，在她沉默的世界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呢？但转念一想，想什么都是多

余。一念不生，才是最高的境界。所以，有时看到姥姥静静地坐在那里，我从不打破她的这份宁静。没有杂念的世界里，即使不通过言语，我们也能彼此感受到那份生命的充实与美好。

姥姥的一生，就是不断修行的一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生育与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出家人。她是一位真正的佛母，真正的行者。姥姥如同黄河的源头，我们都来自于她。由姥姥的繁衍开始算起，她的这个家族已经超过了一百个成员，而这一百多个人来到这个家庭，很多似乎就是为了来出家的。我不说我姥姥的其他儿女，就说我妈妈生下的这些孩子吧。我大哥仁增昂德出家了，我姐姐仁增昂措出家了，我弟弟才让达西出家了，我——仙彭达瓦也出家了。而我的父亲，在我母亲去世后，也在准备出家的功课。我唯一两个没有出家的哥哥，一个叫昂增多吉，已经去世了。一个叫仁增曲培，他留在家中，打理着这些出家以及过世的亲人留下的一切俗务，以及最重要的，延续我们这个家族俗世的血脉。